这群文化动物

李冰 著

何冀平
韩美林
虹影
霍达
张贤亮
陈祖芬
柏杨
王蒙
黄永玉
邹静之
余光中
白先勇
文洁若
毕淑敏
廖静文
刘墉
金庸
海岩
格非
周汝昌
阎连科
张海迪
周国平
阮次山
邓伟
葛红兵
席慕容
陈染
徐小斌
慕容雪村

新世界出版社

瞧这群文化动物

李冰 著

霍达
张贤亮
陈祖芬
柏杨
王蒙
黄永玉
邹静之
余光中
白先勇
文洁若
毕淑敏
廖静文
刘墉
金庸
海岩
格非
周汝昌
阎连科
张海迪
周国平
阮次山
邓伟
葛红兵
席慕容
陈染
徐小斌
慕容雪村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瞧,这群文化动物/李冰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1

ISBN 7-80187-558-3

Ⅰ.瞧… Ⅱ.李… Ⅲ.文化-名人-访谈录-中国-现代 Ⅳ.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1465 号

瞧,这群文化动物

责任编辑:吕 晖 杨雪春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86 10 6899 5424 +86 10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86 10 6899 5968 +86 10 6832 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 6306

印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640×960 1/16

字数:200 千字 **印张**:15.75

印数:1-8000 册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87-558-3/I·189

定价:28.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瞧一瞧，看一看

邹静之

初学写作时，对一位文字极好的前辈充满了崇敬。千方百计打听到他的住址，巴巴地去了，望着他窗的灯光而不敢上去。他家楼下有间酒铺，喝了酒壮着胆子爬上楼，见面劈头就问他一个哲学的命题。他站在走廊昏暗的灯下，看着我说不知道。然后，两人喝酒，碰杯的一句话是“为痛苦的质量干杯”。那一瞬间我觉他变得虚幻了，没有他的作品真。

一直以为作家或艺术家最可接近的就是他的作品，作家是依附在他作品上的附属。如他在开会，他必然要选择那个会议上的一个角色来扮演，说一说会议上某个角色的话。倘若他面对一个仇人，必然也要选择一种表现方式。好的作品没有这种表演的必要。还有作家在作品中是努力认清自己，而在社会中要努力保护自己，保护的目的是，怕传达出去的那一部分是错误的或不完整的。因此钱锺书先生说：吃了鸡蛋就好了，干吗要看下蛋的老母鸡。他这种十分巧的拒绝，实际上也是一种怕。但有时还是想看看老母鸡，只是想表达对她下的那个蛋的尊崇和仰慕。

有一个时期我本人很爱读传记文学，我得承认看过聂鲁达的《我曾历尽沧桑》后就再没有读过传记了，那本书破坏了我原来读《马楚比楚峰》的感觉，看到母鸡后返过来再吃鸡蛋，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不看也有不看的道理。

这些年我只限于看报刊，和电视中的名人访谈。我喜欢读那些李冰说的文化动物回答问题式的谈话，即使有遮掩或秀的成分，我也愿意看。否则你知道的就会更少。这是一个传媒的时代，按李冰的话来说：你不站出来说话，也许会被误解得更深。

我家的电梯中有《信报》出售，星期天的《信报》很薄，但依旧卖得很快，因为有李冰的人物访谈。原来读报除了文学副刊，从来不记作者的名字。文学副刊是看了作者的名字再来读文章的，某些人的文字必读，某些人必不读。除了文学副刊外，其他的文字只是读标题或读内文，从不管是什么人写的。认识李冰之后才知道，那么多的人物访谈都是出自她手。现在回过头来看，那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李冰访谈的文章写起来竟都是不大一样的，我印象深的是写

余光中的那篇，是按几点几分的从进余先生住的宾馆大堂开始写的，几点几分在说什么，几点几分接了老同学的电话，几点几分要走而未走，都写了出来了。很有现场感，这样的结构，会看出采访者的用心，文章读起来也摇曳多姿。

很多时看传媒中那些记者的提问，实在替那些被采访者生气，奥运举重冠军唐功红最后举起加十公斤的那一把后，记者冲上去问的是对所有人都惯常问的一个问题“你紧张不紧张”。我个人觉得这种提问真让人觉得不敬甚至残酷。提问题实在是门大学问，是要做很多很多功课，才能问出读者要看的、被采访者想说的话来的。

后来知道李冰在采访一人之前，要做很多很细的功课。这种功课不是那种从传媒到传媒的惯常问题的重复，而是要以一个欣赏者的角度先去读人家的作品。一个仔细读过或没有读过作品的采访者，提出的问题是决然不一样的。而只有做过更细功课的采访者才能与受访者达到会心的交流。读者读到的也是他们想看到的东西。李冰能这样连续地完成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进而变成一种品牌，实在与她的敬业劳动分不开的，否则的话就是想做也许都做不下去了。

记者与作家写文字有许多不同之处，作家更自我些，更凭空些，可以借虚幻的概念做出一道菜来，而记者则不同，她所有的原料都该是查有实据的、具体的，要从这些实中找出形而上的虚来，这实在很难，甚至难到要有做无米之炊的本事。李冰在那些采访录音的筛选过程中一定做了很多很多的选择，才能够梳理、归拢、总结出一个主题来。她曾把采访我的一句话用在了题目上“编剧是被暴瓶的职业”，这句话现在被媒体广泛地引用着。她需要有在被访者泛泛的话语沙海中寻找闪亮光彩的本事。这种工作能做好了，我觉得实在是很难很难的。就这点上来说，我该向李冰致敬。

报纸传媒的文章多是命题作文，命的是那种有新闻价值的题，这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是有局限的；除命题之外，还有时间限制，星期天出报就是星期天出报，这有点像考试，交卷了你不交不可以。天天的这样命题考试，实在是会让人疲惫。听李冰说这些文章的采写方式是周二报选题，三天联系，做功课。这期间，要千方百计地说服受访者接受采访，否则真难以补救。然后一天采访，一天写文章，这种周期让一个人日复一日地做下去，实在有些难为。

我是相信做这么长久的一个工程，必有一种欢乐的心态才可以，李冰倒是看得很开，不管如何，回头看看那些文字都在啊，真是种欣慰吧。现在这些文字要集结出书了，为她高兴，也希望读者能喜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陈　染　我永远不会卖隐私赚钱　1

黄永玉　一个人怀念一群老头　9

廖静文　是悲鸿改变了我的一生　15

韩美林　我这只布老虎要脱胎换骨　23

文洁若　我庆幸嫁给了萧乾　29

刘　墉　我畅销是因为有营养　37

虹　影　我39岁那年爱上莲花　43

葛红兵　我不是美男作家　49

阎连科　我的书是黄连　拿不了矛盾文学奖　55

阮次山　在心理上我与总统平起平坐　63

邓　伟　有太多感动我的事和人　71

张海迪　开车，我一定要实现的梦想　81

张贤亮　我承认是作家首富　89

陈祖芬　笑着吃到第六个馅饼　99

慕容雪村 我给新书打20分 109

何翼平 《天下第一楼》与全聚德无关 119

余光中 当今不可能再出“余光中” 127

邹静之 编剧是常被人暴�的职业 135

毕淑敏 我已经活了3000岁 143

徐小斌 我是那个追求完美的木匠 151

席慕容 我是兴高采烈的蒙古人 159

周国平 自由开放的婚姻实验必定失败 167

白先勇 我崇拜父亲白崇禧 177

格 非 除非当导演决不当编剧 185

海 岩 爱情对我来讲可有可无 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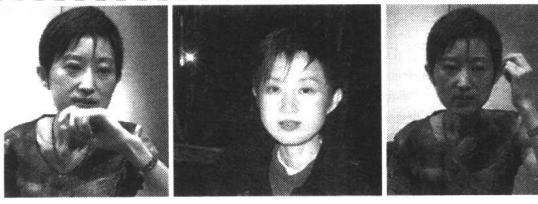
金 庸 最大的心愿是和平统一 205

周汝昌 我并不迷恋《红楼梦》 213

柏 杨 我对人生别无所求 221

霍 达 写作让我连死都不怕 229

王 蒙 是她给了我快乐的资本 237



陈 染

我永远不会卖隐私赚钱

小 传

1962 年 4 月出生于北京。她幼年学习音乐。18 岁兴趣转向文学。23 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曾在北京做过四年半的大学中文系教师，后调入中国作协作家出版社做编辑。曾在澳洲墨尔本的英国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等旅居生活和讲学。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陈染已出版主要小说专集有：《纸片儿》、《嘴唇里的阳光》、《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在禁中守望》、《沉默的左乳》、《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等以及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和散文集《断片残简》等。根据她的小说《与往事干杯》改编的同名电影，被选为国际妇女大会参展电影。

采访手记——

她走着，在沉重与轻盈间

作家刘震云曾说，他不敢轻易涉足散文，因为散文的意境太深。作为“金蔷薇散文名家新作文库”的策划人，张宝瑞说：散文如同茫茫天地中的一叶智慧之舟，陈染的散文做到了这一点。

最早知道并喜爱上陈染是因为八十年代她风行一时的作品《与往事干杯》，后来便见陈染作品就买，《嘴唇里的阳光》、《私人生活》、《声声断断》等等。我喜爱的不止是她的文字，还有文字外那份对生命的执着思索，如一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她逮住了文字便不再撒手，文字是她惟一的玩具。

却一直未能与她谋面。直到2003年新华出版社出版她的散文集，经张宝瑞连线，她爽快地答应可以到《信报》的网上做客。因为考虑到服务器的问题，我们临时把地点又改在了搜狐网。那天我们到达时，她已经坐在聊天室里等着了。瘦，她不是一般的瘦，短发，漂了一点颜色，花连衣裙罩在她娇小的身体上，一双厚底高跟凉鞋在脚下，却仍让你不会联想到“时尚”二字，反而更感觉面对的是一个女孩，或者说这是一个孩子模样的成年女性。看到她的每一个人都会为她担心：这么瘦的不及一握的女性，是怎样用身体与思想吞咽着那些沉重的问题？

她很机敏，面对网友不少带刺儿的问题，她都一一化解。有时她还会边念问题边自言自语，像是与周围人商量到底该不该接或如何答，那沉着的表情与认真的神态，让人感动。

访谈结束后我们去吃饭，她基本不吃荤菜。我们聊铁凝，聊海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聊圈子里圈子外的一些人，就像多日未曾谋面的旧友。

不久，报社组织一个专题，请名家回答一些人生问题，打电话过去，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却不像其他人在电话里一问一答，而是让我把要问的五道题传至她邮箱里，她仔细看过后笔答了再传回来，那认真劲儿让人不由自主想起她谈到她的“儿子三三”（小狗）时的眼神，那里满是宽容、理解与爱。

对　话——

文学：对时尚写作心怀警惕

记者：你怎么看待所谓的美女作家这个称呼和她们的写作？

陈染：这个话题可以从两方面说，第一，美女作家这个提法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而我是八十年代出道的作家，所以从辈分上讲应该是“老前辈”大姐了，和她们的写作姿态也完全不同，真正文学界的作家、批评家们以及负责任的媒体记者，没有人把我纳入美女作家的行列。一些不大清楚文学发展脉络的媒体有时候为了炒作新闻，对稍有点姿色的女性作家统统推入“美女作家”行列，对大众造成了一些误导。

第二，美女作家从事的是时尚类写作，而我对时尚一直是心怀警惕的人，因为时尚中有优秀的东西，也有糟粕的东西，良莠不齐，总之我不在这个群落中。

记者：你觉得文学写作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财富、名声还是其他的什么？

陈染：首先是我内心的一种喜爱，一种满足。当然，它也会带来财富。我觉得我现在过着一种感恩的生活，我希望同行们不要在生活中总是怀揣着刻薄、仇恨、敌意等心理。“感恩的生活”不是肤浅怠惰，不是廉价的知足常乐，而是一种大气的从容的深刻的感情。

成长：我已经不再青春

记者：因为你的书中经常说“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括号里还注明特指“两三年前”，现在的你与过去相比有哪些变化？

陈染：物质上的变化就不用说了，肯定是年龄越来越大，相貌越来越沧桑。主要是精神和心理方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心理积淀的东西多了，阅历就与早年有所不同。

过去我的内心非常激烈，与现实的冲突表现得非常尖锐，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已经慢慢地把过去很多锋芒的东西内敛起来。我的从前是一副“反骨”，我的现在虽然内心依然是极端敏感和反叛的，但是由于阅历的增长，我就能把这些东西掩埋得比较深，所以表面看来我还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

我不觉得这是变得中庸了、妥协了，而只是用一种达观的、幽默的态度来消解问题的姿态。几年前我曾说过“与生活和解”，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有没有一件特别的事或一个特别的人让你顿悟？

陈染：没有什么突发事件，成长的经验是在生活中慢慢积累的。我觉得文学和爱情对我来说都是“革命的大熔炉”，使人成长。

记者：好多人喜爱你的文章，但同时又说读起来比较沉重，这是不是跟你从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有关？

陈染：从表面来看，我的成长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上学、出国，回来有不错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从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所以内心和外部碰撞的东西很多，可能承受的东西也会比别人更多一些。写作是我释放这种与现实生活冲突的一个途径，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显得比较沉重。

记者：你怎么保持年轻状态？你看来好青春。

陈染：我已经不青春了，这是没办法的事。

爱情：我现在已经学会放弃完美

记者：能不能谈谈你的爱情？你怎样理解婚姻？

陈染：爱情肯定经历过。我是这样理解爱情和婚姻的，社会上普遍所说的“爱情”肯定是有的，但我觉得永远保持在一个激情状态是不可能的。两个人在一起久了，激情化的爱情慢慢会转化为一种亲情。所以什么叫合适的婚姻？我想首先是要有激情，到后来能够和平共处地搭伴过日子，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婚姻了。

记者：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可能获得你的爱情呢？因为你从思想上非常独立。

陈染：每一个女人对男性喜欢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认为某一个男人是否性感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一个男人拥有比较大的智慧，拥有心平气和的人生姿态，能够用幽默的态度消解生活中的激烈冲突，那种大气的男人，我喜欢。

记者：有人说男女之间谈恋爱就是一种找对手的感觉，你是希望找一个跟你旗鼓相当的对手，还是要在智慧上高于你一个层次的人呢？

陈染：我觉得这要分开来说，如果是找情人，那么旗鼓相当的、愿意一起纠缠的对手就比较合适；如果要找生活伴侣，还是要两个人和睦相处、在一起舒服和谐比较好。早年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可能把激情和婚姻全部混为一谈，甚至把文学和生活也混为一谈。但是现在我会把生活与文学分开，我不会把生活文学化，对待爱情我也是比较清楚。

记者：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又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那你会结婚吗？

陈染：我现在已经学会了放弃完美，能否结婚还要看机缘。

友谊：很棒的男人才有异性友谊

记者：你觉得男女间会有真正的友谊吗？

陈染：我觉得男女间的友谊火候掌握得当非常困难，一般的男人很容易和女性发展成情人关系。如果一个男人可以抛开性与女性保持一种

深挚的交流，我觉得只有很棒的男人才可以做到。应该说男女之间是有纯粹友谊的，但很少。

记者：那你有没有纯粹的男性朋友？

陈染：我有非常投合的男性朋友。

记者：你喜欢与朋友聚会吗？喜欢什么样的朋友？

陈染：喜欢，我喜欢和有意思的朋友聚会。

主持人：你的书中写到“过分的严谨是乏味的”，那么对你来说什么是有趣的朋友？

陈染：过于冷漠、不会欢喜也不会悲哀的人是比较乏味的，有趣可能就是比较幽默、有头脑、热情、开朗等等，说不清楚。

记者：写作很孤独，你是那种享受孤独的人吗？

陈染：写作的确很孤独，孤独有时候也是一种享受，但不能永远沉浸在这样一种状态里，否则精神会出问题。

记者：如果你是男性，你喜欢什么样的女性？

陈染：我觉得一个女性善解人意，比较智慧、优雅、母性会很让人喜欢。

隐私：我永远不会卖隐私挣钱

记者：假如明天你就死亡，今天想做什么样的事？

陈染：我会和我的亲人、密友欢度最后的这一天，那是我的节日，绝对不会悲悲戚戚。我喜欢舒服地活着，也喜欢舒服地死，那是解脱。

记者：与铁凝相比，你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这对你的生活与写作有何影响，或者这仅是你某种生活选择？谈谈得失？

陈染：我觉得我的内心没有铁凝那么强大，体制带给我一些压抑，人际问题使我感到很麻烦，对人群也有恐惧，所以我总有一种逃避感。

记者：请问为何不出一本有关自己传记的书？如果把你的隐私写出来将是最大的卖点。

陈染：我不喜欢过多地谈论自己的私生活，所以我想我一辈子不会

出这样的书。如果我得了需要巨款的绝症，钱不够花，我估计也不会卖隐私。

记者：不常出书会容易被人遗忘的，你没有这种担心吗？

陈染：我不是为读者活着，我写作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愿望。

记者：有没有想从事写作以外的工作？和各种各样的人有更多的接触？

陈染：从没有想过，我想如果我不幸做了一个会计的话，早就被老板开除八回了，于己于人都是一个灾难。

记者：除了写作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

陈染：我现在养了一只黑色贵宾犬，像一只黑色的羊，卷毛，它叫"三三"，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少年"，我非常爱它。我现在每天照顾它吃喝拉撒睡玩洗，把它当做儿子。

解构陈染——

死亡方式："我会选择安乐死"

记者：排除任何可能的身体伤害，你能想像得到的最可怕的心理折、磨是什么？

陈染：最可怕的心理折磨是：我家的宝贝狗三三万一丢了。三三是一只黑色卷毛贵宾犬，一个非常英俊的少年，我疼爱如子。它给予我的真挚感情，是我为它花费多少操劳也无法回报的。现在的社会那样的功利，当我回到家看到三三那样纯真的眼睛，我心里所有的矛盾冲突都会被消解，说一声"算了"。

记者：你对一夜情现象是如何看待的？如果在一次旅行中，你的配偶或情人和一个陌生人发生了一夜情，假如他们从此后不再见面，而你也永远无法得知这件事情，你希望你的配偶或情人告诉你吗？

陈染：一夜情也是情啊(开玩笑)！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我希望他告

诉我，并且以后不再发生。

记者：如果明天一早醒来你便具备了一种能力，你希望是什么能力呢？

陈染：英语口若悬河。

记者：如果可以选择死亡的方式，你希望怎么死？如果让你对自己的一生用一句话来做一个评价，这句话是什么？

陈染：我选择安乐死。我觉得，能够实施安乐死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它使人能够不用痛苦地苟活，有尊严地死去，这是一种生命质量的完善和保障，对我来说，能够实施安乐死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安全感。这当然会有许多难题需要在法律上健全，我期待着中国尽快实现。

一句话概括不了一生。如果非要说，那么是：我曾经充实地活过、爱过。

记者：什么样的东西你不期望从恋人那里获得，而希望从朋友那里得到呢？你能吸引身边对你有益的人或朋友吗？

陈染：我希望恋人就是我的朋友，这种关系可能会有益。而纯粹的有益或有用的人，有时候和朋友是两个概念，那是合作伙伴或利益伙伴，合作者诚实相处就可以了。我不混淆二者。

(03-8-17)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